

武侠精品评点丛书

绛雪玄霜



卧龙生 著
陈墨 评点

全本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精品评点丛书

绛雪玄霜

卧龙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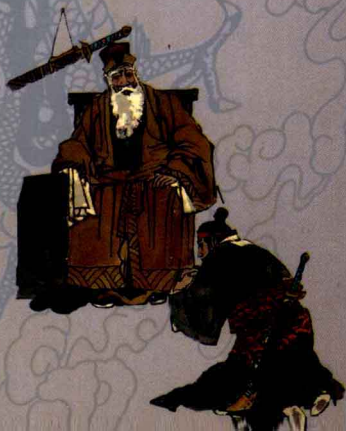
陈墨 评点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精品评点丛书

绛雪玄霜

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



此是一个关键。

这怪老人是否真是名满武林的神医知机子言陵甫，因为举世之中，只有他一人见过罗玄。”

方兆南目光投注那呆坐老人身上，注视了一阵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此人正是知机子言陵甫，绝没有错，不过……”

席间突然一阵纷纷低论，打断了方兆南未完之言。

大方禅师沉声喝道：“小施主再仔细瞧瞧，他是不是言陵甫？”

数十道目光，又移转到方兆南的脸上，似是都在期待着答案。

方兆南正容答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此人就是知机子言陵甫。晚辈在月前曾在九宫山寒水潭浮阁之上和他晤谈甚久，记忆清新，绝错不了，不过他已是疯癫之人，只怕已难忆述往事了……” *突然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看他形态，疯癫之症并未痊愈，不知何人替他改换衣服，送他到此，一个疯疯癫癫之人，决不会自己找上这明月嶂来。”

这时，全场中人都为方兆南惊人之言和他高强的武功所震慑，对他已无轻视之心，只觉这少年古怪甚多，充满着神秘。

大方禅师见他话未说完，突然住口不言，凝目若有所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小施主既然认得此人，尚望畅所欲言。如若能因此而查出那冥岳岳主的来历，找出制她之策，为天下武林同道免除一场劫难，功德无量。”

方兆南抱拳说道：“晚辈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尚得大师费心一查。”

大方禅师道：“小施主但请吩咐，老衲无不尽力而为！”

方兆南目注言陵甫，说道：“此人疯癫之症未愈，如何能独自找上这明月嶂来，而且来的不早不晚，筵席已开，碗筷未动之时？”

大方禅师听得微微一怔，正待吩咐随侍身侧的小沙弥去查询此事。方兆南抢先说道：“如果无人送他来此，此人这疯癫之症就大有文章；如若有人送他来此，那送来这人就是一条极好的线索。”※

说中要害。

大方禅师道：“小施主高见，老衲甚是佩服。”当下低声吩咐了身侧的小沙弥几句，那小沙弥立时向外奔去。

方兆南缓缓坐了下去，群豪都安静坐在原位之上。

原来群豪听得方兆南一番话，都觉得甚有见地，也只有此法，可以测出言陵甫究竟是真疯，还是故意装作，都急于早知结果，静坐相待。

不大工夫，只见那小沙弥带了一个身穿破褂、满脸污灰、头戴毡帽的小童走了进来，那小童身后，又紧随两个身背戒刀的高大和尚。

那小童衣着虽然褴褛，但胆子却是很大，在数十道冷电般的眼光环注之下，竟毫无畏怯之感，缓步从容，直入殿中。※

奇哉。

大方禅师白眉微耸，说：“小兄弟请过来两步，老衲有几句话问你。”

那褴衣童子看去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，但神态沉着，俨然老走江湖之人，只见他微一颌首，直向大方禅师身侧走去。

大方禅师是何等人物，看这褴衣小童从容神情，不禁动了疑心。

大方禅师暗忖道：“这娃儿目如寒星，气度不凡，怎的会穿了这样一身破烂衣服，难道其中还有什么鬼谋不成？”当下暗中运气护身。※

防人之心不可无？

那褴衣小童直走到大禅师身前两三尺远才停下身来，目光缓掠了偏殿中群豪一眼，垂手而立。

大方老辣之举。

大方禅师直待他站了半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微微一笑，指着言陵甫问道：“小施主可认识此人吗？”*

那褴衣村童连点了两三次头，却是不发一言。

大方禅师皱起了眉头，沉吟了一阵，又问道：“你既然带他来此，可知道他的姓名吗？”

这次那褴衣村童却连连摇起头来。

大方禅师提高了声音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，难道是哑子不成？”

那褴衣村童反手指指自己嘴巴，又把头摇了几摇。

怪哉！

*大方禅师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衲只是不愿出手伤害于你而已，像你这般装哑卖傻，岂能骗得过老衲双目！”

那褴衣村童仍是一言不发，泰然自若，似是根本没有听到大方禅师之言。

他乃一派掌门之人，身份十分崇高，不愿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出手，虽然看出了很多破绽，但却拿他没有办法。

侯大侠喜当逼供人？

*九星追魂侯振方突然起来说道：“大师自恃身份，不愿对一个孩子出手，那就交给在下来问好了。”

大方禅师道：“侯兄问他，再好不过。此子一脸聪明之相，不似聋哑之人，还得候兄多多费心。”

侯振方笑道：“凡是哑巴，定然要有些耳聋。此人听话清楚，如何会是个聋子，分明是假装无疑！”

他微微一顿，举手击在桌案之上，大声喝道：“过来！”

生动细节。

*但见人影连闪，全桌之人一齐跃开数尺，然后又缓步走回席位之上坐下。

他刚才和葛天鹏争吵之时，曾经一掌击在桌上，震得酒菜横飞，不少菜汤酒珠溅飞到别人身上。是以此刻一见他重又举掌击在桌上，立时纷纷离座，避让开去。

那褴衣村童满脸不屑之色，瞧了他两眼，但却依言走了

过来。

侯振方久在江湖之上走动，见闻极是广博，自己声色俱厉，他仍然观若无睹，细步从容，姗姗而来，不觉心中一动。

侯振方暗忖道：“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哪里能够这样沉得住气，此中恐怕大有文章。”立时暗生戒备之心，待他相距三四尺时，突然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那褛衣村童两道清澈如水的目光怔怔的瞧着他，毫无半点惊惧之情。

*侯振方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小娃儿，睁眼看看，眼下之人都是些何等人物，岂能让你装哑卖傻地蒙混过去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后，又道：“你如不肯说实话，今天有得你的苦头好吃！”

那褛衣村童目光由方兆南脸上，转到陈玄霁脸上，再移目注回去，一直在两人脸上转来转去，似是根本没有听侯振方喝问之言。*

侯振方大为震怒，右手疾伸而出，猛向那褛衣村童手腕之上抓去。

那褛衣村童看他右手将要抓到自己手腕之时，突然向旁边一闪，滑溜无比地闪向一侧，从从容容避开他一招擒拿手法。

侯振方出手一抓，不但迅快绝伦，而且暗藏几个变化，纵然是一般江湖武师也不易闪避得过。而那小童却轻轻一闪避过，两道目光仍然盯住在方兆南的脸上，行若无事，灵动至极。

方兆南心中忽生怀疑，暗道：“怎么这小童老是盯着我看？”定神瞧去，只觉他目光中蕴着甚多情意，似是在那里见过……

那小童看方兆南回眸相望，若有所思，忽然展颜一笑，

侯大侠吓人
壮己胆。

又是一奇。

神秘、铺垫。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牙齿。*

方兆南只觉他笑容甚是熟悉，心中大生奇怪之感。

他暗忖道：“难道我真的和他相识不成？”

此老又耐不住。忽见萧遥子大步离开座位，走了过来，笑道：“小兄弟好灵快的身法……”口中说着话，左手已横里抓去。*

那褛衣村童突然一晃双肩，身子倏然向一侧疾闪去四五尺，避开萧遥子的擒拿之势。

全场之人都已看出这褛衣村童不是平常之人了，以萧遥子那等深厚的功力，竟是无法抓得住他，不自觉都站起了身子，准备拦截。

原来大家都觉出这是一条最为有力气的线索，不但可以从这褛衣村童身上查问出现在大会上的言陵甫是真是假。说不定会从这个小童身上追出冥岳的下落出来。

人同此心？*群豪并无人提出此事相商，但却同有此感，是以偏殿中大部份的人都站了起来。

只有袖手樵隐史谋遁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原位不动，但他两道目光却是盯在褛衣村童身上，瞧来瞧去。

要知在场之人都是当代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人数虽然众多，同时站起身来，但却丝毫不见紊乱。

只见人影穿插闪动，刹那之间，已组成严密无比的合围之势，把那满脸油污的褛衣村童围在中间。

此等情势，纵然是久在江湖之上走动的高手，也不禁要暗生惊骇之情，但那褛衣村童却仍然视若无睹，神情自若地站在群豪重重围困之下。

还是动手干脆。九星追魂侯振方突然向前欺进一步，低声喝道：“小娃儿，要再装哑卖傻，可有你的苦头吃了！”*喝叫之间，右手疾伸而出，猛向那褛衣村童右肩之上抓去。

那褛衣村童忽然一挺身子，脚不见移步，腿不见屈膝，身子却疾向前面飞去，直向方兆南防守的部位冲去。

君豪都已亲眼见方兆南力斗萧遥子的武功，知他本领高强，这褛衣村童向他防守的方位冲去，无疑自寻死路。

方兆南看对方来势猛疾，低喝一声：“回去！”右手一招“推波助澜”平推过去。

*但见那褛衣村童展颜一笑，满是油污的左手，忽的疾拂而出，疾向方兆南右腕上抓去。

笑得古怪。

这一招出手奇快，方兆南一念轻敌，再想闪避时，已自不及，只见对方黑污的手掌疾快如电光石火一般，拂中右手。不禁心中一骇，暗道：“此人出手这等迅快，内劲定然不小，这一招被他拂中，右腕势必要受重伤。”

他心中虽然想到，但却无法闪避对方突来的诡异袭击，只觉右腕一热，手指被人轻轻一握，待他运力反击之时，对方已迅快的飘向一侧，落在四尺之外。*

行为更奇。

那褛衣村童在轻握方兆南右手之时，双肩同时摇动，衣袂飘飘，人影重重，挡住了偏殿中左右和身后大部分人的视线。他动作又迅灵绝伦，别人只当他被方兆南运力反击的内劲弹震开去，却未想到他一握方兆南右手之时，自行飘退一侧。

陈玄霜和方兆南并肩而立，看得较为清晰，但她江湖阅历欠缺，一时之间想不出个中原因，只道自己眼睛看花，也未出口相询。

方兆南看自己右手之上微沾油污，不禁一呆，暗道：“这一拂之势，他明可以伤了我的右腕，不知何故，却是手下留情。”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褛衣村童脸上似笑非笑，也正脉脉相注，眉梢眼角情意无限，心中大感奇怪，不自觉多瞧了几眼。

只见那秀美的轮廓似曾相识，娇小玲珑的躯体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但一时之间却又想它不起。

忽听追风雕伍宗义大喝一声，呼的一掌，直向那褛衣村

童劈去。

此言生动。

他见那褛衣村童跃落自己身侧之时就想出手，但又虑及一击不中有损威名，瞻前顾后，一时间犹豫不决。*因那褛衣村童和他相距最近，别人又不好抢先出手。他迟迟犹豫地思索了半晌，才举手一掌劈去。

他见九星追魂侯振方和被武林誉为一代剑圣的萧遥子，出手一抓，都未能擒住对方，心知自己武功万难超过两人。他想施展擒拿手法决难得手，这才易拿为打，劈出一掌，只想凭借强猛的掌风，把对方迫逼过去了事。

掌势出手，忽然想到自己身份，岂可暗算一个十几岁的村童，赶忙大喝一声，喝声出口，掌势已到，强凌的破空劲气，震飘起对方的衣袂。

就在掌风近身的刹那之间，忽见那褛衣村童身躯随着掌风飘起，向后飞去，姿态曼妙，随风而舞，恍如仙子凌波。

微妙心理。

*方兆南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“这褛衣村童难道是她装扮不成？”只觉脸上一热，回头向陈玄霜瞧了一眼。

忽听神刀罗昆大声叫道：“小娃儿如若再不肯说出实话，可别怪我们以大欺小了！”举手一拳，直捣过去。

他自觉这把年纪，出手对付一个小小村童，虽然明知对方武功高强，只怕胜过自己，但仍觉有些不好意思，先自解自嘲般说了几句，才打出一拳。

写人准确。

*原来神刀罗昆除了爱说话外，心地甚是慈善，颇有豪侠之气，自觉以数十个驰誉武林的高手，对付一个小小村童，实有失武林公道。

那褛衣村童正向后飘飞的身子，突然中止下来，略一停顿，倏然向上升去，直待将要顶撞屋顶之上，才又冉冉落着实地。

这等绝世轻功，只看得全场高手都为之一呆，半晌之后，少林寺住持方丈大方禅师才合掌宣了一声佛号，道：

“好一招‘佛步莲台’！”

忽听袖手樵隐冷笑一声，挺身而起，缓步走了过来，接道：“这点轻功不足为奇，只要能把一口真气运转于丹田之中，闭住呼吸，冉冉降落实地，也不是什么为难之事。”

*此人冷怪性格，天下闻名，众豪齐齐起身围堵那褛衣村童，只有他坐着不动。这时他突然站起身来，步入场中，自行出手，群豪立时转目相视，连萧遥子那等身份之人，也凝目相视。

陈玄霜缓步走到方兆南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南哥哥，这褛衣村童刚才用的轻身武功，我也会。”

方兆南正在用心思索那褛衣村童之事，断断续续听得两句，根本没有听懂她说的什么，转脸一笑，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。

陈玄霜涉世未深，也未注意到方兆南的神情，看他回头望着自己一笑，也不禁嫣然一笑。转脸望去，只见那满脸油污的村童，仍然睁着一双又大又圆的星目，盯住方兆南的身上，不禁大感奇怪。

陈玄霜问道：“南哥哥，他认识你吗？为什么他老是瞪着眼睛瞧你呢？”

方兆南还未及答话，袖手樵隐已走近身侧，举手一把抓了过去，方兆南骤不及防，被他一下子扣住手腕。*

陈玄霜娇喝一声，左手疾出，食中二指，分向袖手樵隐双目点去，口中娇声喝道：“放手！”

她出手奇快，一闪而至，两缕尖风，直袭过去。

她在情急之下，运劲极猛，以袖手樵隐那等武功也不禁为之心生惊骇，一提真气，向旁侧疾退两步。

陈玄霜一击落空，立时随势攻上，掌指齐地，倏忽间连攻四招。这四招迅快、诡异兼而有之，招招袭向袖手樵隐的要害大穴。

史谋遁不见
鬼子不拉弦？

此举出乎意料。

袖手樵隐虽然身怀独步天下的“七星遁形”绝技，但因右手紧扣着方兆南的手腕，转动极是不便，无法运用自如，闪避略慢。他被陈玄霜指尖扫中右肩，但觉右臂经脉一麻，扣制方兆南手腕的五指忽然一松。方兆南立进挣脱了去，疾向旁侧跃开三尺。

方兆南挣脱之后，袖手樵隐转动大见灵活，身子一闪，施出“七星遁形”身法，倏忽之间，已脱开陈玄霜掌指绵密的攻势。

陈玄霜掌指击空，怕对方借势反袭，娇躯疾向后面一仰，人已退出三尺。

*方兆南舒展了一下筋骨，拱手说道：“史老前辈乃武林中甚有地位之人，这等一语不发的突然施袭，不觉得有失身份吗？”

此言极是。

袖手樵隐脱开陈玄霜掌指攻袭之势后，觉得右肩被拂之处隐隐作痛，赶忙暗中运气调息，心中暗暗惊道：“这小女娃儿，竟有这等功力！”

他正在运气调息伤势之时，不便开口说话，对方兆南相询之言无法答覆，只能回过头来，冷冷地望了方兆南一眼。

在场之人大都是久走江湖的老手，个个见闻广博，都已瞧出那褴衣村童和方兆南似是相识，人人心中动了怀疑。

大方禅师低声吩咐相随身侧的一个小沙弥几句，那小沙弥匆匆领命而去。

*萧遥子忽然向前欺进几步，逼到褴衣村童身前说道：“真的言陵甫哪里去了？”

妙在奇特。

此言问的太是突兀，饶是那褴衣村童机警绝伦，也不禁为之一呆，张口欲言。但他究是绝顶聪明之人，一张嘴巴，立时闭上，未出一点声音。

萧遥子是何等人物，是已瞧出破绽，当下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不聋不哑，身怀绝技，而且面目娟秀，纵然涂上油

污，穿上褙衣，也能掩遮得住真正面目。”

那褙衣村童明澈的双目微一转动，扫掠了群豪一眼，缓缓闭上眼睛，仍然不言不语。

大方禅师白眉一耸，大步走到呆坐在席位上的老人身前，合掌说道：“施主可是名满武林的神医言陵甫吗？”

那呆坐在席位上的老人转过头来，望着大方禅师一眼，一脸茫然神情。

大方禅师暗暗叹道：“此人倒非装作，不是被人点了穴道，就是被什么歹毒的内功或药物所伤。如能把他救了过来，或可由他口中得悉个中隐秘。此人如真是知机子言陵甫，自然会真相大白，了然全部经过，纵然不是，也可救个无辜受害之人。”立时暗运功力，大喝一声，一掌向那老人“天灵穴”上拍去。

这一掌出手奇快，那老人又呆呆板板，不知闪避，一掌正击在“天灵穴”上。

九星追魂侯振方目睹大方禅师突然一掌击向那老人要穴，不禁心中大吃一惊，高声叫道：“老禅师使不得，这人要留下活口……”

他话说得一半，大方禅师的掌势已击中在那老人的天灵要穴，那老人立时连人带椅子向后倒跌过去。*

生动准确。

大方禅师左手疾伸，如电光石火一般抓住了那向后倒去的老人，拖了起来，右手疾快地在他胸前“玄机”要穴之一按，飘身而退。

这不过是一刹那的工夫，群豪定神看去，只见那长衫老人手中仍然握着竹杖，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之上。

大方禅师静站一侧，顶门之上微现汗水。

一时之间，群豪愕然，不知大方禅师搞的什么名堂。

原来大方禅师相救言陵甫这招武功，乃少林派中极上乘的心法“罗汉传灯”。历代之中，除了掌门方丈、达摩院主

持、监院首席长老之外，不传他人，连少林门下身份极高的弟子，都不知有此武功。群豪之中更是无人看得出来，只觉他这种手法，救人 not 似救人，伤人又不像伤人，不知有何用。

但又自恃身份，看得虽是不明所以，但却不肯出言相询。

偏殿中鸦雀无声，数十道目光一齐投注在那长衫老人身上。

那褛衣村童却趁群豪精神分散旁顾之时，突然扬手一弹，一点白影直向方兆南飞了过去。

他弹出的劲道，全用的阴柔之力，丝毫不带破空之声。

人是梅绛雪，此条何时写？

*方兆南伸手接到，觉得软绵绵的，似是一围白绢，当下背过身去，打开一瞧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我缝在言陵角衣襟上的‘血池图’不见了。”下面署名“妾雪”。

这充满着柔情蜜意的最后两字映入了方兆南的眼帘，却似巨雷震耳一般，只看得方兆南心头大生震骇。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“寒水潭对月缔盟之事早成过去，她这般署名称妾，难道还十分认真不成？”

忽闻耳际响起了陈玄霜的娇婉声音道：“南哥哥，给我看看好吗？”

举世之间，方兆南已是她最为关心之人，群豪都把目光投注在言陵甫身上之时，只有她还留心着方兆南的举动。见他瞧过那褛衣村童弹来之白绢后，呆呆出神的模样，心中大是关怀。

方兆南暗道：“我如不把手中白绢给她瞧瞧，定然要引起她很多猜测。”略一忖思，举手递了过去。

陈玄霜盈盈一笑，伸手接去，手指还未和那白绢相触，横里忽然疾伸过一只手来，一把抓住白绢。

方兆南及时警觉，赶忙把手向后一缩，但那横里伸来之

手，动作迅快绝伦，横里一抄，已把那白绢抢在手中。双方各自抓了一半，用力一扯，但闻啞的一声，白绢被撕成两片。

方兆南目光一扫手中剩下的一半白绢，只余下“血池图不见了”和“妾雪”两个字的一半。

陈玄霜怒声骂道：“老樵子，抢人家的东西，要不要脸？”举手一掌，直劈过去。

*袖手樵隐冷哼一声，左手一招“阴云封月”划起一股凌厉的掌风，挡住了陈玄霜的攻势，右手却迅快地把扯得的一片白绢放入怀中。

陈玄霜被他一招“阴云封月”迫得向后退了一步，心中甚是气恼。

她暗道：“我如不要看南哥哥手中白绢，这老樵夫也不致借机抢夺，扯去了一半。我如不能把他抢去的一片白绢夺了回来，南哥哥心中恐怕将记恨于我。”想到气苦之处，油生拚命之心，暗提真气，疾向袖手樵隐冲去。*

在场群豪都为陈玄霜喝骂之声惊动，一齐转过头来。

袖手樵隐虽然不知陈玄霜“生死玄关”已通，“玄天气功”已达炉火纯青之境，但见她疾向自己扑来，猛恶异常，形同拚命一般。

袖手樵隐心知如要硬接她这一击，恐怕立时要判分胜负出来，当着天下高手之面，胜一个小女孩子，也不算什么荣耀之事。但如万一落败，那可是再无颜立足江湖的大耻大辱，当下施展出“七星遁形”身法，身子闪得两闪，让开了陈玄霜惊霆迅雷般的扑击之势。*

陈玄霜只见袖手樵隐身子一闪，迅快无比地避开了自己扑击之势，间不容发，心中亦是暗自震骇。

陈玄霜忖道：“不知这老樵子用的什么身法，竟能在我扑击之势将要近身一瞬之间，闪避开去。”赶忙一沉丹田之

史谋遁再施偷袭，有些卑劣。

深入人心。

也怕败辱，凡夫之心。

气，向前疾冲的身子陡然停了下来，暗中却把全身真力运集在右掌之上，蓄势待发。

局势奇妙。

*袖手樵隐闪避开陈玄霜的疾扑之势，身子刚刚停好，忽见眼前人影一闪，那褛衣村童突然欺了过来，而且来势奇快。

待他惊觉之时，那褛衣村童已到身边，左掌劈脸击去，力道劲猛，带起一股凌厉的啸风之声。

方兆南迅快地把手中余下的一片白绢放入怀中，纵身跃落到陈玄霜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霜妹，此人难缠得很，切不可贸然出手。”

陈玄霜年纪幼小，生平之中很少和人动手，再见袖手樵隐闪避自己的身法迅快奇奥，不可捉摸，只道方兆南担心自己打人不过，劝她不要出手，心中大是感激。

陈玄霜轻轻叹息一声，回头说道：“他抢去了你手中白绢，我如不能把它夺回来，你心中不恨我吗？”

说话之时，紧蹙着两条秀眉，脸上满是愧疚之色。

方兆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别想得太多啦！我怎么会恨你呢？”

少女之心。

*陈玄霜嫣然一笑，道：“那我就放心啦！”

两人谈话之间，袖手樵隐已和那褛衣村童打了起来，掌来足往，打的激烈异常。

侧写更见其妙。

*群豪之中都知袖手樵隐史谋通的武功，在当今江湖之上是数一数二的高手，尤以“七星遁形”身法更是冠绝武林，天下各大门派的奇奥轻功，无出其右。以少林派在武林中的地位，掌门人身份的尊崇，也对他青睐有加，在传柬相请天下英雄聚会泰山之时，特地派人去邀请于他。以他在江湖上的声誉身份，能在他手下走十招八招，已该名列武林高手，但那褛衣村童和袖手樵隐力拚了二三十招，仍然未分胜负。只看得在场群豪个个心生震骇，暗道：“怎的今日这三

个年轻男女，竟都是身怀绝技之人呢？”

只见袖手樵隐脸色愈来愈是凝重，出脚踏掌变得十分缓慢，似是每一招都经过一番寻思。

那褛衣村童的攻势，也不似初动手时攻得那般凌厉，但攻出的掌指招术，却是愈来愈诡异狠辣。

两人由抢制先机的快攻，变成了一招一式的慢打，外形看去，虽然不似抢先机的快攻凌厉，但凶险实有过之。*那缓缓发出的一招一式，不但变化多端，莫可预测，而且每一拳掌之中，都含蕴着极重的内力。

场中之人，尽为两人凶险的相搏，吸引了目光。

忽听言陵甫大声喝道：“血池图，血池图……”*霍然站了起来，直向袖手樵隐和褛衣村童冲去。

九星追魂侯振方横身一拦，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言陵甫突然举手一杖，击了下去，出手威势奇大，带起了轻微的啸风之声。

侯振方想不到他一语不发，出手就打，疾向旁侧一闪，让过杖势。

【回末评】本节仍是写英雄大会中事，看来作者是将此次大会当成一场大戏来写，因而到此节非但没有结束，反而由于方兆南追问言陵甫的背后之人，逼出了梅绛雪（即褛衣村童，她或许已有心要露面），反而使局面越来越复杂，头绪越来越多，一时显然结束不了。

此节看起来有些眼花缭乱，人物次第出场，重心不断转移，但转来转去，都未离查明真相这一主线，言陵甫与血池图也好，褛衣村童打扮的梅绛雪也好，方兆南与陈玄霜也好，都在被查之列。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想知道他们与冥岳岳主的关系，这就不失其纲。之所以看起来比较乱，是因为眼前的局面确实比较复杂，这复杂又分两个方面。一方面

由快转慢更凶险。

又是此人添乱，妙。